

七日談

（廣東篇）

天津人對剪紙藝術的喜愛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你見過哪個城市一到春節，千家萬戶門窗上都「飄」着各式各樣的吊錢兒？萬家燈火的玻璃窗上都貼着肥豬拱門、娃娃抱魚、財神送福之類吉祥窗花？我這輩子從北到南跑了無數城市，若論剪紙在民間街巷的普及度和豐富度，在全國各大城市中，還沒見過超過天津的——這麼說固然有我對故鄉偏愛的成分，但也有事實依據，不是憑空瞎白話。

馮驥才先生有過一個精彩概括：天津文化就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典型樣本，一邊是洋派十足的租界區，堪稱「歐風勁吹」，萬邦薈聚；另一邊則是大俗大雅民風醇厚的傳統老城，所有老理老例老做派，都在老城裏頑強地生息繁衍，執著地不移不易……我就是從小在天津老城裏長大的，浸潤其間，耳濡目染，自然對傳統民俗有着天然親近感。

不過，天津人喜歡剪紙，一般只限於欣賞和實用，屬於消費群體，我們貼的「吊錢兒」、窗花都是從市場買來的，天津的春節市場無比發達，應有盡有，並非如某些剪紙之鄉那樣，人人能剪，自產自用。所以，我只能說天津人是喜歡剪紙，而不敢戴上諸如「剪紙之鄉」之類高帽。

真正意識到剪紙與我們「不可分離」的血脈聯繫，是在舉家南遷深圳之後——春節到了，我和家人忽然

發現以往應時到節家家必備的「吊錢兒」、窗花、肥豬拱門，倏然不見了。不光市場上遍尋不遇，放眼街巷高樓，也不見有哪家門窗上掛出那一抹紅雲……

頓時，一種文化斷乳一般的失落感，瀰漫心頭。連七歲的女兒都在作文中感嘆：「深圳，沒有年味兒！」

於是，當來年春節將至，就提前給家鄉的親友打招呼，緊急「求援」幾張吊錢兒和肥豬拱門，快遞到深圳來。當深圳的新家也張掛起「天津製造」的各式「吊錢兒」和窗花，似乎「年味兒」也隨之而濃郁了起來。漸漸的，經年累月從津門寄來的吊錢兒、窗花常常「消耗」不完，我們就挑揀出一些精彩的「細活兒」收藏起來，便成了一門獨特的津門剪紙的「藏品」。

當女兒逐漸長到也可以熟練拿起剪刀的年齡，對剪紙的喜愛就不再局限於單純的欣賞、消費和收藏了。我家的女人們開始嘗試學習剪點東西。恰在這時，機緣巧合，我們認識了來自遼寧的剪紙名家張之老太太，她是我的朋友王力夫的母親，是一位在當地名傳遐邇的剪紙高手，在瀋陽辦過她的剪紙作品展，還被請到日本現場表演過她的剪紙絕技……這樣一位剪紙達人來到深圳，對我和家人而言，真是天賜學藝之良機——我和

剪紙燈影

侯軍

李瑾一商量，就決定把他們老兩口請到我家來住上一段時間，一來可以解決王力夫家住房緊張的燃眉之急，二來我家妻女也可以近水樓台，學習一些剪紙技藝。很快，張之和老伴兒就高高興興地搬進我家，李瑾每日照顧他們的三餐飯食，我有空就陪着老爺子聊天，晚間則成了妻女請教剪紙藝術的專用時段。我時常在書房裏，聽着這老中青三代女人，在飯廳裏聊得熱火朝天，三把剪刀各自翻飛，剪得紙屑滿桌滿地，倒也別有一番甜絲絲的滋味，縈繞心頭了。

記不清張之老人在我家住了多久，後來，他家分了周轉房，他們就搬回自己家了。但我們與她的聯繫一直沒有中斷，直至張之老人因病離世的前一天，還把自己剪的最後一幅小老虎，贈送給我的女兒，留作永久的紀念。

這段帶有傳奇色彩的剪紙因緣，使我家的兩位剪紙愛好者視野開闊了，剪紙技藝也大見長進。此後，無論是外出旅遊，還是去博物館看展，她們對旁人不太在意的剪紙環節，總是格外專注。遇到展會，也總是在剪紙的攤子跟前，駐足良久，跟人家切磋交流，樂此不疲。那回，我們去延安，應邀探訪當地民俗展示基地萬花村，李瑾與當地的剪紙藝人聊得很高興，還買回了一本厚厚的精裝《安塞剪紙》。回到深圳，正好我家

新購的住房要搞裝修，她就提出要拿出一間房子來「營建」一個陝北窯洞，要建個土炕，要裝上木製窗櫺、要滿屋北方農家的傢具，還要設計師專門設計一個展示剪紙作品的「燈箱」……

幸虧設計師洪忠軒是我家的摯友，且巧思獨運，出手不凡，不惟將李瑾的「無理要求」逐一落到實處，而且發揮想像力，令我家的「窯洞」成了一時之間，引得參觀者絡繹不絕的「樣板間」。尤其是那個「剪紙藝術展示空間」，佔據了窯洞的一角，以木格分割，以柔和的雲母石片替代玻璃，透光性良好又保留着一絲朦朧感，內置燈帶照射出來，剛好把貼在外面的剪紙作品，襯托得紅而不艷，鮮亮而不刺眼。這個局部，成為我家年年春節必須精心「打扮」的亮點……

走筆至此，不禁生出幾分喟嘆——自從我退休北歸，定居京城，我們與深圳遠隔千里，一年也很少回去住上幾日。而那個剪紙燈箱上，貼的還是幾年前剪好的燈花，如今想要更新它們，更不知哪年哪月了。時常，我會翻出當年的舊照，看着李瑾



▲家中的窗花。

作者供圖

和悅斯穿着中式紅棉襖，在燈下商量剪個什麼新花樣，然後，一張張貼在燈箱上，再然後，全家人圍坐品茗，慢慢欣賞——那種暖色調的溫馨氛圍，已成遙遠的回憶了。

值得欣慰的是，如今，兩個外孫女已逐漸長大，每到過年前後，反倒是她們小姐倆對貼吊錢兒、貼窗花，更為熱心，也是滿心喜愛。她倆張羅貼在落地窗玻璃上的肥豬拱門，是從天津專程買來的，姐姐米多貼得太認真，用了過量的膠水，以致過了春節，想揭都揭不下來。李瑾看着這些雖已過時卻依然鮮亮的窗花，對我說，揭不下來就不揭了，留着這點年味兒，也挺好的！說得也是。

李小龍主題展覽亮相成都

香港玩具文化與IP展以「武」會友

9月4日晚，由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主辦的「香港周2026@成都」在蓉揭幕。為期17天的「香港周」將呈獻逾60場精彩演出、展覽及電影放映，涵蓋舞蹈、音樂、戲劇、非物質文化遺產、玩具文化及室內設計等範疇，全方位展現香港創意魅力，搭建蓉港兩地文化對話交流橋樑。作為「香港周2026@成都」響應節目之一，「香港玩具文化與IP展」昨日開幕。

大公報記者 向芸



▲「香港玩具文化與IP展」在成都開幕。

主辦方供圖



大公報AI製圖

「香港玩具文化與IP展」整體設計概念亦圍繞香港文化與「功夫」展開。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開幕致辭中表示，展覽以玩具文化與IP創新為主題，把香港品牌及原創藝術玩具帶給成都的觀眾，並且透過設計師分享及現場示範等活動，推動蓉港兩地業界加強合作。

7件功夫主題玩具全球首展

羅淑佩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玩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蓬勃發展，改革開放後，玩具製作轉移到內地，香港主要負責設計、後期的



▲開幕演出《武道》——李小龍的有法與無限。主辦方供圖



▲「香港玩具文化與IP展」特設「功夫主題區」呼應「香港周」開幕節目主題。

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市場和出口等，這是一個完美的結合。現在內地的IP創作非常火紅，有哪吒、八仙等重要IP，鼓勵香港藝術家將不同的文化甚至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結合到最新穎的IP，再將香港的多元文化帶出去。

今次展覽以「從技藝到創意，從工業到文化」為軸線，劃分為「香港玩具歷史介紹區」「香港設計師區」「香港品牌玩具區」「功夫主題專區」四大展區。其中，「功夫主題區」呼應「香港周」開幕節目《武道》的主題，7位香港設計師創作的蘊含功夫精神內核的原創藝術玩具在此全球首度展出。

作為今次「香港周」的開幕演出，香港舞蹈團的大型舞劇《武道》——李小龍的有法與無限將武術的凌厲與舞蹈的舒展融為一體，透過「烈火青春」「剛柔本真」「月印萬川」三大篇章，帶領成都觀眾沉浸式感受李小龍的精神世界。詠春、截拳道、雙節棍等武術元素，融合粵劇身段、水墨多媒體舞台視覺與現場爵士樂隊演奏，實現武術、舞蹈、現代舞台科技的跨界融合。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李小龍是全球華人熟知的武術家，跟香港這座城市息息相關。舞劇《武道》借用李小龍的人物形象，核心落點在傳遞武術與舞蹈交融之下身體迸發出的精神狀態，塑造極強的藝術辨識度。

成都是舞劇《武道》內地巡演的第二站，主創團隊在視覺設計、舞蹈編排和內容敘事上都做了進一步升級，希望能以更立體和更具感染力的方式來呈現李小龍的電影世界。楊雲濤表示，香港和四川是兩個極具辨識度的地方，前者作為港口都市，是融會中西、匯集南北的窗口，以功夫電影為載體將中國功夫傳播到全世界，流行文化底色鮮明；後者有三星堆、川劇變臉、峨眉武術、青城山道教文化，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期待兩種各具特色的文化展開多方面的交流。「希望以舞蹈作為橋樑，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值得一提的是，巡演還配套專屬主題展覽同步展出。6萬塊積木搭建的2.2米高李小龍樂高塑像、郭富城題寫的「李小龍」書法作品，以及多封李小龍親筆書信與珍貴歷史影像資料，多維度向觀眾呈現這位享譽全球的香港傳奇人物。

「香港周2026@成都」好戲連台

記者在現場看到，7位設計師以自己的IP設計全新展品，分別加入不同功夫流派與武術美學，讓人忍俊不禁。邱志崇設計的「暴走虎」因為受功夫電影影響，下定決心苦練詠春，與葉偉青設計的「機甲化」詠春練功器具「木人椿重機」展開現場「battle」；黃賢寬的IP是一隻天生多了一條腿卻活潑好動的小貓，它陪主人看武打片時聽到「三腳貓功夫」，以為是給自己量身打造的絕學，以幽默手法重新定義了「缺陷」與「可能」；葉穎怡的「A KUNG FU」以青銅的質感塑造了7歲小孩習武的場景，柔軟的童心和

身體包裹在堅硬外殼之中，是武術「堅韌」內在力量的呈現，成為展區中最為內斂而耐人尋味的作品之一……

除以上活動外，今次「香港周」可謂好戲連台：香港中樂團將獻上《港韻樂蜀》音樂會，香港芭蕾舞團將攜原創大戲《羅密歐+茱麗葉》亮相，《戲曲金庸·笑傲江湖》以全新視角重塑武俠經典藝術科技設計概念，戲劇節目《山海經》第一部曲——《山川命》打造多元萬象跨文化視聽舞台，功夫馬戲《有龍有獅》以肢體跨越文化和語言的隔閡。



▲蘇士澍認為，字及書法文化，是建立文化信的重要基礎。主辦方供圖自漢

【大公報訊】記者郭悅盈報道：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近日舉辦「書法與科學：中國書法文化的歷史傳承及當代前沿研究」公開講座。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七屆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客座教授蘇士澍與香港理工大學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教授、系主任蕭偉婷，分別從漢字文化傳承及腦科學研究切入，探討數碼時代漢字書寫的價值。該講座為科大35周年校慶活動之一，亦是蘇士澍書法展《漢字頌》的延續活動。

講座中，蘇士澍以「漢字書寫的法度和智慧」為題，從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到行書、草書，梳理漢字及不同書體的演變。「漢字字體可以改變，但是漢字沒丟。」他表示，漢字由早期象形文字逐步演變，形、音、義的結合，使人們今天仍能從部分甲骨文字形辨認其意義，亦讓以漢字記錄的文化得以延續。

蘇士澍認為，認識和弘揚漢字及書法文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他以小篆為例，形容其特點是「中正平和、左右對稱」，並由此聯想到北京中軸線及中國傳統建築所講求的對稱與平衡。他又指，隸書、楷書、行書等書體的形成，均與不同時期的實際書寫需要有關，「所有的書法和我們的實用、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

蘇士澍亦以被譽為「天下三大行書」的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文稿》及蘇軾《黃州寒食詩帖》為例，說明書法如何呈現書寫者當下的情感。《蘭亭序》寫於文人雅集之際，王羲之其後重寫，仍無法重現原作神韻；《祭侄文稿》是顏真卿為悼念遇害侄兒而作；《黃州寒食詩帖》則寫下蘇軾被貶黃州期間的困頓與感慨。在他看來，這些作品均是在特定情境下自然寫成，是書寫者「用自己的筆，書寫自己的文字，進行情緒的宣洩和表達」。

蕭偉婷則從腦科學及兒童閱讀研究出發，探討漢字學習、書寫與大腦活動之間的關係。其團隊研究發現，兒童的抄寫能力與閱讀能力有較強關聯，「至少兒童階段，他們必須抄寫，鞏固他們對漢字的記憶。」抄寫對漢字學習的作用，亦可從大腦活動中看到。



▲「書法與科學」講座近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辦。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